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六回 焦素英憤題絕命詩

話說青兒拿著一百錢，來到劉大人跟前站住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道先生，咱們這是老價錢，昨是一百，今日是倆五十。」像這個買賣，你一天作六十來遭兒，你就發定了財咧。費了你什麼咧？」大人聞聽，將錢接過來，把筆硯包好。青兒把大人送出去，將衙門閉上，進內不表。

再說劉大人出了富全家門，街上一路無詞。來到府衙，依舊打後門進去。張祿接了，進內書房坐下，獻茶上來，茶罷擱盞，隨即端上飯來。大人用完，內廝撤去，復又獻茶。劉大人手擎茶杯，腹內思想，說：「方才本府去到東街探訪民情，路過關王廟，鐘不撞而自響，這件事有些情節，內中必有緣故。」

大人沉吟良久，說：「有咧，明日升堂，何不如此這般，如此這般，如此便見真假虛實。」說話之間，天色將晚，內廝乘上燈燭，一夜晚景不提。一到了次日清晨，張祿請起大人淨面，獻茶，茶罷擱盞。劉大人更衣，說：「張祿兒，傳出話去，本府升堂辦事。」張祿答應，翻身出去，到了外邊，照大人的言詞傳了一遍。書吏三班一齊伺候。張祿進內，回明大人。大人點頭，慌忙站起身來，朝外面走。張祿跟隨，到了外邊，閃屏門，進暖閣，升公位坐下，眾書吏人等在兩邊站立。劉大人座上，手拔差簽二支，瞧了瞧，上寫「朱文、周成」。忠良往下開言，說：「周成、朱文。」「有。小的伺候。」大人說：「限你們五天之內，把鐘自鳴拿到本府的當堂聽審。」「是。」說罷，差簽往下一扔。周成他拾在手內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回大人：這鐘自鳴在那州、那縣、那府、那村居住？望大人指示明白，小人好去辦差。」劉大人聞聽差人之言，連他老人家也不知在何處居住，不過是想理究情，捕風捉影，依仗胸中的才學，還不知道有這麼件事、無有這麼件事，故意的動怒，說：「好一個膽大的奴才！有意的頂嘴，不用本府跟了你拿去？再要歪纏，玩法不遵，立刻將你狗腿打折！」「是。」周成是久慣應役，攢裡頭露著比朱文透漏，想了想：「不好，劉羅鍋子難說話。再要問他，他就說玩法不遵，拉下去打。好，不容分說，拉下去把眼子打個一撮一撮的，還得去拿。俗語說得好，光棍不吃眼前虧。罷了，算我們倆的月令低，偏偏的叫著我們倆咧。少不得暫且去訪，且救一救我的眼子要緊。」想罷慌忙站起來，眼望朱文，講話說：「起來罷，我知道鐘自鳴家的住處。」朱文聽說，也就站起來。他們倆連頭也無從磕，翻身下堂，出衙而去，不表。

且說劉大人又辦了些別的公案，剛要退堂，忽見打下面走上一人，來到公案前，打了個千，說：「大人在上。今有屬下句容縣的知縣王守成，詳報人命一案，現有文書在此，請大人過目。」劉大人聞聽，吩咐：「拿上來我看。」這書辦答應，站起身來，吐津將文書套潤開，雙手高擎，遞與忠良。劉大人接過，留神觀看這清官座上留神看，文書上面寫得清：上寫「卑職句容縣，名字叫王守成。因為人命一件事，卑職開清才敢上呈。小縣管，有個秀才本姓魯，名字叫作魯見名。家住縣西黃池鎮，這村中，有個土豪惡又凶。因賭錢，贏去秀才他的妻子，紋銀三百事下清。這惡棍，本是一個大財主，『黃信黑』三字是他名。誰知道，秀才之妻多節烈，佳人名叫焦素英。至死不肯失節志，懸樑自盡赴幽冥。留下絕命詩十首，令人觀瞧甚慘情。全都開列文書後，大人尊目驗分明。」劉大人看到這一句，錦繡胸中吃了一驚，腹中說：「女子竟會將詩作，可見得，文盛南方是真情。」大人沉吟多一會，復又留神驗分明。大人復又留神，後看焦氏留下的詩詞：

一首風雨淒淒淚暗傷，鶉衣不奈五更涼。

揮毫欲寫哀情事，提起心頭更斷腸。

二首風吹庭竹舞喧嘩，百轉憂愁只自家。

燈蕊不知成永訣，今宵猶結一枝花。

三首獨坐茅簷雜恨多，生辰無奈命如何。

世間多少裙釵女，偏我委屈受折磨。

四首人言薄命是紅顏，我比紅顏命亦難。

拴起青條巾一帕，給郎觀看淚痕斑。

五首是誰設此迷魂陣？籠絡兒夫暮至朝。

身倦囊空歸臥後，枕邊猶自呼么么。

六首焚香祈禱告蒼天，默佑兒夫惟早還。

菽水奉親書教子，妾歸黃土亦安然。

七首調和琴瑟兩相依，妾命如絲旦夕非。

猶有一條難解事，牀頭幼子守孤幃。

八首滄海桑田土變遷，人生百歲總歸泉。

寄言高堂多珍重，切莫悲哀損天年。

九首暗掩柴扉已自知，妾命就死亦如歸。

傷心更有呢喃燕，來往窗前各自飛。

十首為人豈不惜餘生？我惜餘生勢不行。

今日懸樑永別去，他年冥府訴離情。

劉大人看罷焦氏留下的十首絕命詩，不由得點頭贊歎，說：「真乃紅顏薄命！」

眾明公，劉大人將這件事，打折子進京，啟奏乾隆老佛爺。

太上皇見了焦氏的詩詞，龍心大悅，說：「婦女之中，竟有這樣才深之女，可見得江寧府魚米之鄉，詩禮之地。」乾隆佛爺龍心復又思付，說：「土豪黃信黑，實在可惱！」太上皇就在劉大人的本後，御筆親批：「土豪黃信黑，罰銀一萬兩，與焦氏修蓋烈女廟。將秀才魯見名的兩手，去其巴掌，與焦氏守廟焚香。」在位明公，有到過江寧的知道，而今焦氏的祠堂現在，此是後話不表。

單言劉大人，雖說打了個折子進京，又辦了些別的公事，這才退堂，暫且不提。

再說朱文、周成奉劉大人之命，去拿鐘自鳴。二人出了衙門，同到了個酒鋪之中坐下，要了兩壺酒喝著。朱文眼望著周成說：「老弟呀，你知這個鐘自鳴家離咱腳下有多遠？他是個做什麼的？」周成說：「老弟，你這個話問了個精！我知道他家離這有多遠？誰知道是個做什麼的！」朱文聞聽周成這話，說：「好哇，敢則你淨是鬧煙炮！那麼著你說你知道？」周成說：「老弟，你枉當了衙役咧。這件事情，你也不知道聞名，這個羅鍋子劉大人有點子難纏。今也不知道哪的邪火，要找咱倆的晦氣。你要再問他，他就說你頂嘴咧，拉下去不容分說，輕者十五，重者就是二十。打完了，你還得去拿。這是何苦？」

白叫他挺一頓。莫若我說知道，咱們哥兒倆下來咧，再另拿主意，不知道做哥哥的，說得是不是？」朱文聞聽，說：「有的，真有你的！既是這麼著，我倒行個主意。你想，天下的地方大的呢！哪拿去？再者，他的限期又緊。依我說，左右是左右，我聽說句容縣唱戲呢，就是咱們這北門外頭十里鋪，萬人愁徐五爺家的戲，好行頭，亮瓦一般。咱喝了酒，何不瞧他媽的戲子會去？樂了一會是一會，到了五天頭兒上，再另打主意，好去給他哀幫。他要打不是？咱們倆就給他個趴下，他橫是要不了咱的命。」周成聞聽，說：「老弟呀，你叫我也無法咧。就是這麼著罷。」說罷，他們站起身來，會了酒錢，出了酒鋪，一直又出了江寧府南門，上

了句容縣的大道而來兩個人說罷不怠慢，逕奔句容大路行。周成開言把朱文叫：「老弟留神要你聽：為哥跟官好幾任，江寧府中我大有名。前任知府好伺候，可惜的撻了考成。乾隆佛爺親筆點，來了羅鍋叫劉墉。騎著驢子來上任，提打扮，笑得我肚腸子疼。一頂纓帽頭上戴，纓兒都發了白不甚紅。帽胎子，磨了邊咧青絹補，老樣帽子沿子寬，五佛高冠一般樣。那一件，青緞外褂年代久，渾身全是小窟窿。繭綢袍子倒罷了，不值兩把好取燈。方頭皂靴稀腦爛，前後補丁數不清。也不知，是特意兒來妝扮，也不知真正家窮。依我說，既窮很該將錢想，換換衣裳也長威風。昨日裡，鹽商送禮他不受，審官司，總不見羅鍋順人情。要提他，吃的東西更可笑，老弟聽我講分明：從到任，總無見他動過肉，好像吃齋一般同。小內廝，常常出來買乾菜，還有那，大黃豆與羊角蔥。我問內廝作何用？他說是，『咯渣小豆腐，大人愛吃這一宗。一月發給錢六吊，我們爺倆，一天才合二百銅，哪裡還敢去動肉，要想解饑萬不能！單等著，八月十五中秋日，大人給開齋——每人一斤羊角蔥！』他兩個，說著話兒朝前走，邁步如梭快似風。此書不講桃花店，杏花村也不在這書中。大清小傳不多敘，句容縣，城池不遠眼下橫。